

我的心中有很多圣地，譬如富锦、鄂都、灵鹫山、延安、卢浮宫等等，与它们相关联的是国家、民族、故乡、宗教、理想与艺术。作为酒徒，如果有人问我：你的圣地在哪儿？我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他：茅台镇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我才产生了往茅台镇朝圣一次的想法。近些年来，我不止一次得到邀请，但总因各种原故而未能成行。十月底，《人民文学》组织几位作家前往茅台镇采风，执事者邀我参加。其时我正带领一个摄制组在三峡工作。经仔细调整拍摄方案，这才挤出两天时间，由宜昌飞重庆，会合诸位文友，乘上茅台酒厂派来接机的中巴，于下午三时，驶上崇山峻岭中的黔渝高速。

暮秋的天气，在黔北山中，是绵延的雨与卷舒的雾，是让花无精打采、让人怔忡迷盹的轻寒。行车七个小时，才在万山尽墨的仲夜，来到灯火阑珊的茅台镇。

因为摄制组的时间安排，第二天我必须赶回。但这么远的路程是我始料所不及。原以为黄昏时到达。可以推杯把盏品尝茅台夜宴，第二天上午还可以参观酒厂。看来这愿望要落空

了。与我同来的敬泽兄知道我的心情，便让此行的组织者朱零老弟敲开我的房门。行装甫卸，我们文友数人，在交了子时之后，一起上街寻找小酒馆了。

茅台酒虽然声名远播，但茅台镇毕竟嵌在川

酿。”敬泽兄立即应允，并立即跟着剑平兄前往打酒。我和朱零则找了一处大排档，点了几样烧烤。一会儿，敬泽拎了一只装散酒的矿泉瓶回来。一看瓶中微黄的液体——这茅台酱香型酒特有的颜色，心中立刻升起了酒兴。

在中国众多的白酒中，若给茅台定位，应允为酒中的贵族。

说它是贵族，不仅仅是它的特殊的工艺、严格的酿造，更因为它酒中的品质。培养这贵族的，是茅台镇周围山中的高粱与小麦，是绕镇而流的赤水河。离开茅台镇，哪怕用同样的工艺、同样的原料，也无法酿造出茅台酒来。今天，所有的白

酒，惟有茅台敢理直气壮地说：喝出健康来。是夜，我们这几位文人，想到的倒不是喝出健康来，而是喝出情调来。店家送来五只一次性塑料水杯，敬泽兄全都斟满，明知道和他比酒量是以卵击石，但架不住这夜饮的诱惑，竟也暂时做起了比酒胆不比酒量的英雄。

这散酒味道委实不差，毕竟，它亦出自酒之圣地，仍属于茅台这华丽家族中的一员。古人曾言：“宁要大户的丫环，不要贫家的小姐。”窃以为指的是教养。转比于酒，则茅台镇若到此，一醉射天狼。

月下凭栏

唯一的遗憾的是，所有开着的店铺都没有茅台酒出售。询其因，得知茅台酒在全世界的需求量是每年24万吨，而茅台酒厂的年产量不足一万千吨，供不应求。所以，当地人并不能因地制宜，而尽兴地品尝茅台。

“不能品尝茅台酒，我们可以品茅台镇嘛。”我如此说，并非完全自嘲。潮润的空气中飘荡着的酒糟的酱香味，已是让人惬意。此时，本地作家赵剑平说：“我建议你们喝一喝镇上小酒厂酿造的散酒。其品质虽然不及茅台，但仍不失为酱香的佳

女画家曹晓明的绘画艺术，贯穿的是一条静的境界。

晓明出身丹青世家，这注定了她于绘画艺术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。天资聪慧的她在自己的绘画道路上，有着独特的追求，她深信：创造是美，平淡是福。有一分收获便增添了一分温馨。她明白，学习绘画更是寄托心情的方式，它未必会惊天动地，而每每对自己的新作，散发出的温润可人一缕清韵，一种满足的心绪油然而生，就是绚烂归于平淡的感受。

在上海工艺美校求学时，晓明那几届同学中，汇聚了众多海上画坛的“八旗子弟”。晓明感慨万千：“读过工艺美校的人，除了在绘画艺术基础教育外，尤其关注是每个人经历了动手能力的锻炼，这点对踏上社会工作学习至关重要的呵！”艺术的融会贯通，靠的是旁击启悟素质砥砺。那时的晓明，在为数不多的女生中是出挑的，对生活的憧憬、对艺术的感悟，显然储备了足够的能量、内涵和底蕴，这才有了她今后的一路无限风光。

一个人能够在各种不同的境遇状况下，以绘画艺术为一生追求的梦想，不言放弃，足以令人回味。晓明曾长期游历海外，倾注了大量精力来探寻生活与艺术的激点，并冷静对待西方艺术的种种形色。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她，始终没有放开手中的毛笔。令她宽慰的是，在异域来看中国文化的宽容大度，更显得海阔天空，文脉相通。

近年来，回归的晓明，用女性独特眼光注视着上海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发展，不断拓广挖掘城市题材，才思敏捷，加之原本铸就的传统笔墨功力，笔下游刃有余。如何来化解中国画艺术写生与创作之间的距离，晓明有着具体想法。一景一物的变奏，将情感因素与内容形式表现扩大化，她着重怀旧心绪的释放，由此窥见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。女画家在不失温婉柔情的前提下，并在艺术处理上大胆用笔，观之又合情合理，绘画本源是抒发情感，晓明的画，仿佛在为城市文明画龙点睛，这是文化包容的概念。

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的《水墨印象画中上海》里，曹晓明这样描述自己的从艺之路：“孩提时无意间在宣纸上点了一点墨，洇开了一个梦，爱上绘画艺术，于是爱上了寂寞，艺术是用一生去追求的梦。”这多么富有诗意啊。

老赵高个，有些驼背，两鬓斑白。他已从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多年，一直住在我对面楼的四层。再没有人找他请示、汇报和“表达感情”了，除了曾得到他的提携，觉得“要是不走到说不过去”的人儿，还有几位真能推心置腹的新老朋友，老赵家早就人迹稀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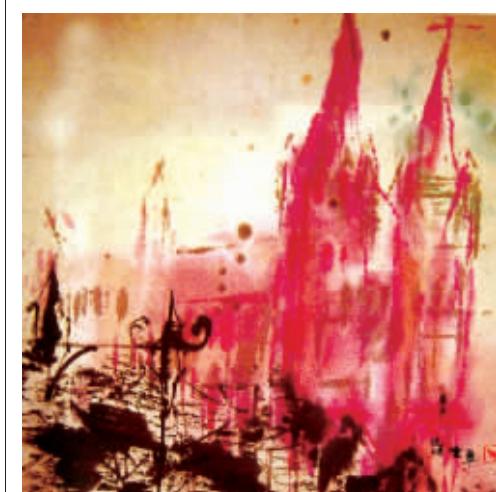
他每天都按时下楼从信箱里取回报纸。读报也许成了他一天中最重要的内容。晚上七点前，他吃完晚饭，一定是陷到沙发上看电视，直到困了才作罢……

看报看电视，他喜欢发表评论，哪怕只有老伴一个听众。有一回，电视里看到一再出现某领导的特写镜头，他大不以为然：“你们看着，这小子不用多久准得下台！”老伴顶他一句：“当初不是你手上提的官吗，现在你……”他也不生气，叹了口气

中的散酒，放之别处，亦可称为大家闺秀了。

烘烤的味道不敢恭维，故我们几个人吃得少、饮得多、说得多。由酒谈到文，由文谈到人，谈到文人中的超级酒徒，从杜康、陶渊明、李白等谈到眼下这位敬泽兄的酒量无敌，不觉夜深、不觉行人更稀、不觉灯光睡意更浓、不觉朱零老弟又跑去偷偷地打回一瓶……

凌晨一点，非常酣畅地回到宾馆，兴奋之余，诌了八句：天下茅台酒，人间味道长。含香怜赤水，入窖酿秋光。招饮惊陶令，飞觞悔杜康。谪仙若到此，一醉射天狼。



都市霞光 (中国画) 曹晓明

“客邮”是讨论近代中国邮政史时，无法绕开的问题。清末，英国人赫德担任总邮政司长达30年，迨1896年邮政局正式开办时，法国又以外交压力，逼迫清政府，争夺邮政权。经过十多年的纠缠，法国人帛黎终于如愿在1911年登上邮政局“总办”的位置，邮政权也随即落入法国人的掌握之中，直至1928年国民革命

军北伐成功。外人把持邮政最直接的表现，即在人事的任用上，华人只能担当职位较低的供事(Postal Clerk)及副供事(Assistant Postal Clerk)，邮务长等高级职位几乎全部都由外国人担任。

1906年，清廷设立邮传部邮政司，开始筹划接管邮政事宜。1910年，在时任邮传部尚书徐世昌的主持下，选派冯农等15名留学生，赴奥地利商业部邮电总局附设的邮电专门学校学习，并于次年冬天

毕业回国。其时，清室已亡，民国初建。不料，帛黎竟然拒绝接受这些学生进入邮政局工作，这对满心希望回国投身邮政事业的他们来说，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。冯农等人随即前往谒见帛黎，但遭到刁难。帛黎要求他们参加考试，冯农等人则坚持认为出国前已经接受过面试，拒绝应试，双方相持不下，留奥学生只得愤然离去。受此挫折，他们开始

明白只有收回邮政权才是根本，于是集体上书参议院，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宣传邮政权旁落的经过，希望唤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。然而，他们的提案虽得到参议院的认可，却未获袁世凯政府的支持，最终如泥牛入海，无声无息。于是，冯农等人结合邮局内部的爱国人士，在北京组成“中华全国邮政协会”，并联络全国邮政员工进行罢工，要求帛黎辞职，发动收回邮政权的运动。对此，邮政局发表通令，禁止邮务人员参加政党活动，并恶意向会的邮务人员。孙中山先生

老赵 陈志泽

说：“受骗了呗，受骗了才懂得看这号人的表演。”说来还真准，没过半年，那个“小子”果然就倒了。

是人老话多还是怎地，老赵挺健谈。他讲得最多的是自己，自己的光荣史和教训。正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他现在退了，看问题格外透彻。那一天他指着报上的一篇文章大发感慨：“说得一点没错，嘴上大讲反腐倡廉的不一定是清官。胡长清、成克杰也曾大讲反腐倡廉。关键是行动，行动才是检验人的唯一标准。”最值得他自豪的是他在位时不贪不取。每当回忆起自己艰苦奋斗的一些往事，他的眼睛便清澈起来。小女儿有一次开他的

玩笑：“你们老同志当权时太马列，你要是年轻十来岁，这书记还当着就好了！”这个玩笑还真是开不得，老人声调提得高高：“现在还当着怎么个好法？啊？你说来听听！”小女儿哪敢吱声，兔子似地溜走了事。

老赵夏天一件圆口文化衫，春秋着中山装，冬天加一顶黑呢帽。他滴酒不沾，粗茶淡饭，习惯过简朴、清淡的生活，“剪彩”一类风光事有时请“老同志”参加，他一概谢绝。他只偶尔参加“关工委”的会，还不让派车，自个儿走去。他喜欢多走路。每天晚上他和老伴要“长途”散步，享受清风、享受风景。他认为“动”对“静”的调节，是一种很好的锻炼。阳台上常常见他在侍弄花草。花开的时候能见到他独自一人喜滋滋地探着身子俯首闻香，脸上泛起舒心的笑容……

臣就有“君为倒臣，臣为乱臣”语，此“乱臣”即不守臣道之臣。

有学者指出，“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‘予有乱臣十人。’孔子曰：‘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际，于斯为盛。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’……”

舜臣五人，武王臣十人，都有具体名字和事迹，记录在《尚书》《史记》等众多典籍中，本文略。

古本《大誓》(亦作《太誓》《泰誓》)载武王语：“纣有亿兆夷人，亦有离德。余有乱臣十人，同心同德。”(《左传·昭公二十四年》)这是武王伐纣之前的誓词，后人对“乱臣”的解释始终未能统一。《尔雅》曰：“乱，治也。”古代及现代学者多训乱为治。但乱何以为治，颇为难解。清代段玉裁注《说文解字》：“乱本训不治，不治则欲其治，故其字从弔，以治之。谓诎者达之也。转注之法，乃训乱为治。”这里的“转注之法”，即“反训”，同一个字用于两种相反的规定，具有完全相反的含义。据说这是语言学中一种很有意思的特殊现象。现代有学者辨析，金文乱字由几种字根组成，其中两根会意，以绳索捆扎脐带，表示脐带和绳索共处时的零乱之义以及治理(捆扎)之义。

翻阅相关工具书，可见古文治字、乱字各有几种字形，两个字之间有的字形确实相近，不过古人早已区分清楚。

尽管如此，仍有不少学者坚信，由于古文乱字与治、司(管理、主持义，引申为治)等字十分相似，所以“乱臣”乃“治臣”“司臣”之误。也就是说，早在西周史官记述武王誓词时就写错了，到孔子时也未改正过来。

另有学者认为，“乱臣”就是“乱臣”，意思是纣王的乱臣，即对纣王作乱或造反的人。这部分学者人数虽少，但解释更加圆通、顺当，本文从之。《管子·君

白子超

整部《论语》，孔子提及武王仅

此一次，且只赞其人才之盛，余无称

颂之处，与赞颂泰伯、文王、周公大

不同。或许，孔子对武王的情感是复

杂的。篇幅所限，本文点到为止。



击邮政协会“造作无根之语，签布华人传单……此等谬误之举，意在抨击邮政机关……”

1912年8月29日，孙中山先生在梁士诒、朱启钤等人的陪同下，出席了邮政协会在北京万寿园为他举办的欢迎会。在会上，孙中山即席发表了题为《谋邮政之发达以富国便民》的演讲，围绕邮政、电报、储金等问题，将自己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告知与会的邮务人员。孙中山先生

一生“爱国若命”，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，在强调兴邮能“富国便民”的同时，也指出“收回邮权，以竟取消不平等条约工作之一部分”(冯农《前期收回邮权运动之回忆》，1948年5月1日《现代邮政》)。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张历史原照，即当日会议所摄，十分珍贵。

明日介绍
上海早期照相
业的广东人。

十日谈
真影留踪